

山野吹来黄梅风

段佩明

老家在安徽宿松。“五一”期间，邻居炎哥家有喜事，我跟着沾了喜气，应邀回乡吃喜酒。

甫一下车，一段久违的黄梅戏旋律便从村头飘来，让我十分惊喜。热情的乡邻告诉我，是县里黄梅戏剧团在村里文化广场开展“送戏下乡”演出。我和大家一样，草草吃了几口丰盛的佳肴，就离席直奔广场观看黄梅戏演出。

广场上挤满了观众，一双双眼睛紧紧盯着戏台，如痴如醉。戏台上唱的是新编古装戏《婆媳情》，以文艺表演的形式弘扬孝亲之风。演员们唱腔圆润，表演生动形象，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视觉盛宴和精神震撼。那一声声淳朴清新的唱腔，如一丝丝山野吹来的风，将我带回了过去的时光，情不自禁回忆起那些年看黄梅戏的情景。

老家是黄梅戏之乡，男女老少都喜欢黄梅戏，会唱的也大有人在，几乎人人都能唱一曲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带笑颜”，田间地头、街头巷尾，随处可听“呀子哟，哟子呀哟哟”的唱戏声。唱者开心，听者尽兴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每到腊月，几个村庄就联合起来组建戏班子，俗称“草台班子”。大家扎龙灯，练习舞龙舞狮，咿咿呀呀排小戏。那时候所用乐器也非常简单，只有大锣、小锣、扁鼓和二胡。《打猪草》《夫妻观灯》《王小六打豆腐》《天仙配》都是必须排练



皖公像 张云 摄

的传统节目。大年一过，各路灯戏班子纷纷送戏拜年。

乡村的灯戏是流动的。每到一个村庄，起场的锣鼓声一响，小孩子丢下手里玩物，飞奔而来；那些泼辣大婶，风风火火，三步并着两步走，欲拔得头筹；等拄着拐杖的老人赶到，晒场已是里外三层，围得严严实实。为了找个看戏的最佳位置，许多人爬上了草垛，甚至树丫上都坐满了人。

戏台因陋就简，用几张八仙桌拼就，或者干脆在空地上将就。热热闹闹的舞龙舞狮表演过后，便是文唱登场。别看演员是整天与泥土打交道的

庄稼人，戏服上身，往台上一站，照样眼波流情，水袖如云，才子佳人，王侯将相，一个个演绎得有条不紊，特别是唱腔一开，往往能赢得台下阵阵掌声和喝彩声。

从正月初一开始，每天都有几班灯戏来来往往，正如《夫妻观灯》里唱道：“这班灯观过了身，那厢又来一班灯。”尽管每场戏演出的内容大同小异，观众对唱词滚瓜烂熟，却还是百看不厌，尤其是那些戏迷，全神贯注、翘首观望，生怕听漏了一句戏文、少看一个表演动作，遇见自己爱看的戏，看一场还不够，以致从一个村庄

跟到另一个村庄继续观看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我们一群孩子，每次看完戏，总会模仿戏里的角色，有模有样地表演一番，逗得大人乐不可支。

时光若水，总在不经意间流逝。转眼间，我已离开老家经年，很少有机会去演出现场看那带着泥土芬芳的黄梅戏。闲暇之余，戏瘾上来就从手机上搜索播放，看着，听着，时不时跟着屏幕里的角色一起哼几句。二十多年来，老家人纷纷外出谋发展，大家一年忙到头，过年才回乡，谁都没有闲工夫排戏，乡村灯戏的草台班子也就偃旗息鼓了。然而，热爱黄梅戏的老家人却并没有因此而沉寂下去，专业戏班子像雨后春笋般接二连三成立，让黄梅之花常开不败。每当家有喜事，或商业庆典，甚至无须任何由头，请个戏班子来唱上几场，是乡村常有之事。

广场戏台上的灯光，将深沉的夜色熏染得红艳艳的，更是将乡村的寂寥冷清驱赶得一千二净。趁着戏换场的间隙，我与一起看戏的乡邻闲聊，能明显感觉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。从他们口中得知，近年来，“送戏下乡”的文化活动惠民暖人心，如春风般和煦。下乡巡演不仅有黄梅戏传统节日，还有新编折子戏，旨在丰富乡村的文化生活，倡导纯洁的社会风气，助力乡村振兴，深受人们的欢迎。

我们聊得正兴，一阵紧锣密鼓声里，绛红色的帷幕徐徐拉开，好戏又开场了。

有一段光阴叫月山寨

张 敏

这是我第一次登临月山寨。
在宿松，以“寨”命名的地方，名气最大当属白崖寨。十八年前，曾带领学生一起攀爬过，但未有“登山则情满于山”的感慨，何况自己一直懂得每一座山都是厚重的。因此，登临白崖寨并未留下任何文字。现在若不是留有几张照片，大概就只剩下模糊了。

可是，我必须用文字来记载月山寨，哪怕文字是单薄的。

月山寨，她不只是一座山寨，更是一段光阴。

依稀记得读初中的日子里，和居住在泊湖边的同学分享他带来的鱼块的时候，听说过月山寨的故事，知道那是一个盛产鱼虾的地方，不过他从未去过。后来，离家学习、工作，便慢慢遗忘了月山寨。直到前段时间，系统组织学习地方史，“月山寨”才再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于是，开始关注“月山寨”。在搜集史料、寻访人物过程中，得知四百多年前，我的先祖一直生活在月山寨边的耀宇屋。此时，一种责任感在心底油然而生：我必须为“月山寨”写点什么。

月山寨矗立在安徽宿松泊湖西北稍千顷水域与万亩平坦湖滩之间。海拔约四十五米，东西长约五百余米，南北宽约七十米，沿山绕一圈大概三华里左右。涨水时，月

山寨三面环水，一面陆地，呈狭长弧形，恰似一弯新月，故而得名。

月山寨是石质山体，山体与时间对话了至少两千年，斑驳突兀的岩石仿佛诉说着世间的沧桑。随眼望去，山脚是参天的乔木，山腰山顶密密麻麻，灌木、荆棘、藤蔓相互缠绕。南面是陡斜山坡，枝繁叶茂，可谓“苍翠欲滴燃正盛”；北面是峭壁悬岩，崖石森森，可谓“猿猱欲渡愁攀援”。山上花多树杂，四时风景斗艳。据当地村民介绍，“春日杜鹃遍野，红得灿烂；夏日茶树花白，点缀绿林；秋日枫叶正红，斑驳绚丽；冬日铁枝墨绿，残雪晚照”。可惜，我们来时正是烈日炎炎，满眼望见的只有生长的欲望。

月山寨最有趣的是怪石。它们黝黑嶙峋、狰狞怪态。据当地文史资料记载：有的如狮伏草莽，有的如龙游云海，有的如兔奔林间，有的如猴摘仙桃，有的如佛坐禅坛……相传，过去顶端还有石桌、石凳、石床、石棺等。莫不天设地造，鬼斧神工，令人叫绝。最为神奇的是石鼓（两块巨石之间悬空夹着一块圆圆扁扁的石块，酷似扁鼓）。可惜的是，1958年大兴水利，开山取石，不少自然景观已经人为破坏。但是有一面石鼓，虽黝黑苍老，藤蔓缠绕，却依然保存完好。迈上石鼓，以脚蹬踩，发出沉闷的“咚

咚咚”的鼓声，依然可以让人想起月山寨的烽火岁月。

其实，月山寨本名月山。月山原本仅仅是一座山，只是这座山独处泊湖湖稍，若不是用心寻找，人们很难发现这里。在古代，这里的百姓多以农业、渔业为生，他们按时序而作，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，独享一份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的安宁与闲适。

对月山冠以寨名的，相传是三国才郎周公瑾。据史料记载，建安四年（199），周瑜攻皖城（今潜山），得大小二乔。随后拔彭泽，下寻阳，在桑落洲（宿松汇口一带）修筑军事营垒——九州八卦阵。修缮了九州，疏通了九条江，将水汇入大泽，按照八卦命名原则，将大泽命名雷池，今泊湖属雷池水域。周瑜在雷池水域训练水军，见泊湖的月山北陡南缓，进可攻、退可守；北面、东面水域宽广，便于练兵；南面港湾平静，易于停泊船只；便认为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军事要塞。于是，在此安营扎寨，并修葺山上庙宇，焚香敬神，祈求保佑，振奋士气。此后，月山便成为周瑜练兵点将的军事营寨，被称为“月山寨”。此时的月山寨人，为了江南人民的安宁与闲适，勇敢接纳天下英豪，甘愿血染山寨。随后，南宋汪革开发麻地坡，购买泊湖水域，派团勇在这里建立瞭望哨；元末明初，朱

元璋、陈友谅也曾凭借月山寨优越的地势争夺天下；渡江战役前，陈赓大将亦在此训练百万雄师。自此，月山便真正以“寨”的名义矗立在历史的天空下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见证着历史的兴衰荣辱。

现在，人们走进月山寨，眼前矗立着的是一座七米多高的三门四柱仿古牌坊，巍峨、古朴、大气。从入口进入到山脊西端的平地上，一座白墙黛瓦的观音寺掩映于绿林之中。徽派的建筑、仿古的城墙、真实的历史、复原的场景交相辉映，三国古战场的战鼓声犹在耳畔，月山人民奔向幸福的画卷正徐徐展开，古老的月山寨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中必将熠熠生辉。

一路攀上山顶，只见一方形高台屹立，这就是周瑜点将台。站在周瑜点将台上，极目远眺，耳边响起的似乎还是激昂震天的战鼓声，眼前流动的却是岁月静好与气定神闲以及丰盛、明亮的泊湖。

